

兵畧序



鄉先生參議星卿瞿公博通掌



故蒐討國朝名卿大夫嘉猷偉

畧散在國史家狀者著皇明臣

畧凡若干卷其子給諫伯畧先

刻其兵畧以傳於世而屬余叙  
之給諫之意以謂時方多事文  
武將吏人不知兵是書也如醫  
之有方如奕之有譜庸醫可以  
診竒疾俗手可以當危局用以

東制奴西討賊庶幾克有成美  
可以舒當宁之旰食乎余以為  
自古用武之世不患有盜賊不  
患無將帥所患者腐筭不一賞  
罰不明使盜賊乘其間而將帥



無以盡其用也。以漢唐之已事，徵之永壽延熹之間，用皇甫規、張奐、段熲爲將帥，所向尅捷。規、奐兼主招，而熲主討。熲曲意宦官，保全富貴。規、奐皆有功，不得

封。規前後上書求乞，自效與上疏自訟，最爲切直。其曰：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又曰：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旋車完封，寫之權門。其言至今可

爲殷鑒也由此觀之國家權倖  
用事先後失宜雖有三明之將  
亦將救過不暇安能奏蕩平之  
績哉唐之末季苟非南衙北司  
迭相矛盾九流濁亂君子道消

則黃巢輩何因而起巢初起纔  
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  
無人潼關一徑任其奔突賊安  
得不蔓延天下乎以鄭畋之壯  
圖令得主謀專斷何至以四鎮



之重盡付高駢之隻手關河連  
犯都邑繼傾而坐受刮席軼道  
之訕然後悔之不已晚乎假節  
之議爭論喧呶舉棋不定誰執  
其咎然而拂衣投硯之盧攜視

末世之陰陽首鼠置國事於局  
外者吾以猶賢乎爾自古迄今  
有盜賊不患無將帥有將帥不  
患無方畧在漢則夷黃巾於黨  
錮在唐則小河朔於禁闈本末

較然豈不信哉以是書考之本  
朝之敵王愾建國功者固已昭  
旂常而勒景鍾矣舉其近者王  
文成之有功江西中樞蚤為之  
計也胡襄懋之有功江南政府

力為之地也晉溪之伎分宜之  
貪其知人善任不可抹撥如此  
謀國之效豈可誣哉給諫之刺  
是書也固曰為兵家之醫方奕  
譜而吾以為醫有上醫焉奕有



國工焉明主得其人而用之則  
端委廟堂而四海從風當虜寇  
交訐之日雖口不譚兵可矣杜  
牧有言議於厠廊之上兵形已  
成然後付之於將其為兵畧也

孰大焉起星卿于今日未必不  
以余為知言為之擲筆而三嘆  
也給諫以為何如

崇禎八年六月虞鄉老民錢謙

益序



國朝兵畧序

吾友瞿黃門起田至性忠孝人  
也維廢蹟不忘

君國每嘆今天下虜寇中外証文  
武將吏磨看席刃二十餘年而



戡定無其人爰梓其先公星鄉  
先生所手輯國朝兵畧為當世  
救先生淹綜通亮昭代大儒胸  
眼蒐羅上下數千百年人物輯  
有古今主畧臣畧諸書兵畧其

一斑也夫治必有亂有亂隨有  
戡亂之材如一藥之待一病何  
至古今人遠不相及如于肅愍  
王文成韓襄毅戚定遠諸公獨  
非今人哉始猶有解曰承平久

而人不知兵也今亦既磨看席  
刃者二十餘年矣夫有智畧而  
後有方畧有方畧而後有膽畧  
取耳目不經嘗見之事試之竅  
腑未經洞徹之人猶策跛瞽者

以旋舞也而又其甚者戰原野  
不如其戰玄黃之勇護營壘不  
如其護柙局之堅一欺盤胸五  
色迷眼矣奚其畧夫兵之有畧  
猶地之有水也水因地以制流



畧因敵以出變豈有嘗哉而畧  
以智生智以畧活單之牛臚之  
竈淮陰之幟之囊千古兵家之  
不食烟火者也而後世韜胃之  
雄稍循而神明之往以之成

功集事如玉文成直走洪都以  
摧逆濠非燃滅竈之死灰乎戚  
大將軍狙習火器以闖倭營非  
吹火牛之餘燭乎韓襄毅羊肩  
芻偶以破大藤非樹赤幟之後

勁乎古人有智畧今人因以有  
方畧前人有方畧後人因以生  
智畧正如俞跗治病不以鏡  
石槁引藥抗毒糜而洞癥疏脉  
未嘗不可以開俗醫之心眼而

起痼疾誠使今之弁冕者取是  
編而究心焉何難北摧虜南盪  
寇乃二十餘年空勤當守拊解  
之思乎雖然人才難兵材尤難  
矣竅有獨竅學有專學而其人



當閒居無事之時先需數十年  
之獨研衆討祛鍊其神明無纖  
疑毫滯然後可以箭鋒注而不  
失風雨至而不驚任其人者必  
無按痕掩嫻如王莊毅之破格

錄廢也而後韓襄毅得以見其  
畧無策驥繼蹄如

先朝景皇帝之任專倚重也而後  
于肅愍得以展其畧無教醫奪  
劑如王晉溪之有求必應也而

後王文成得以盡其畧主畧遠  
斯相畧明相畧明斯將畧勇星  
鄉先生之先為臣主畧一書蓋  
淵乎探其本矣

武水錢繼登撰



刻兵畧纂聞述

先君登朝十二年移病請告歸田十一年而卒  
當神祖久安全盛之世而獨窺見真寔于居  
園之伏莽官府之牙孽及臣工內外之職守事  
機緩急之遘會咸燭照并畫家居無事嘗思以  
春秋左傳為綱舉漢唐宋以來故事分類輯入



之為目總名曰前箸又竊取荆川唐氏之左編  
刪蕪纂要思為主畧臣畧等書而頭白汗青有  
志未逮最後始留意本朝人物閔雷王之紀事  
而嫌其冗攷陳薛之編年而惜其畧于是窮搜  
國史旁羅家乘發凡起例編纂事蹟首開國文  
武封爵次革朝靖難名臣次內閣次詞林次六

部次臺憲次卿寺次藩臬次郡縣其他急病讓  
夷蹈義凌險匹夫之獨行委巷之艱貞亦次第  
附焉凡為書百餘卷舉二百六十餘年旂常之  
紀蹟顯晦之姦脩皆可循委而溯其源緣崖而  
陟其巔矣戊巳庚辛之交式耜令豐陽時接家  
郵未嘗一語及私惟時舉前輩某為某令于地



方之區畫若何兵荒之預計若何及應措之指  
顧若何輒服膺佩教以為如在膝前聞所未聞  
而已會建州難作先君雖家食累年而懷慙多  
壘因復取編輯諸書支分節解區類標目名曰  
朝野纂聞而尤注意于兵畧撮舉其老謀壯事  
呼吸應機者為國家緩急之濟庶幾韜鈴之萬

一焉爾拮据簡編積漸致疾癸亥秋不肖膺  
命考選心動遄歸幸及侍于病榻前者三日手  
一編而付之曰吾所未竟在是汝其圖之嗚呼  
以式報之不敏其何能負荷箕裘紆先志之萬  
一捧書隕涕荼痛憑塞又何能為闡揚之地哉  
惟念先君自幼攻苦老而好學蠅頭細字丙夜



不休昧爽窓前雙趺獨立當饑羸箬有甬盥忘擲  
出處一轍寒暑無間乃經綸未獲其展錯精血  
徒耗于編摩齋志千秋持忠入地若復并其憂  
世苦心淪墜篋衍則為罪滋重用敢追維其經  
營之所亟先付梓人告諸當世之君子以明先  
君志事所在云爾

崇禎八年十月望日男式耜稽首謹識



皇明兵畧纂聞目

卷之一

樞

卷之二

籌

卷之三

御

卷之四

制



卷之五

攘

卷之六

討

卷之七

擒

卷之八

弭

卷之九

捍

卷之十

柔

卷之十一

化

卷之十二

勳

皇明臣畧纂聞卷之一

江西右叅議前湖廣督學使常熟瞿汝說輯

兵事類

樞

太祖既定天下，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命兵部尚書樂韶鳳同省臺督府定教練軍士法。公定議：凡騎士必善馳射，及用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中式。并定賞罰，各有差。

洪武



仁宗卽位，重南京根本地，曰：張本特立不阿，首進南京兵部尚書，尋召掌行在兵部。宣德初，征漢庶人，公以戎樞扈從，調度兵食，庶人伏法，遣公錄其餘黨。公奏：漢國吏民爲王所脇，倉卒從亂，可無盡法以安反側。詔從之。時軍政久弊，姦人以貨脫伍籍，而援平民入伍者，遠邇一轍。公奏遣大臣分出清理，爲條例頒行天下，著在

令典。洪熙

大司馬柴公車先以侍郎巡邊，糾將佐欺玩，章數十上。或怵以後患，曰：吾何敢愛身誤國也。同事者或不悅其

所爲，公亦惡其樂宴飲，不恤國計，遂自斷酒肉。同官燕皆不與，而持論據理益堅。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然後行。岷州土官后能以家人冒功陞賞，公奏罷其官，能復以爲請，上宥之。公反覆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請皆罷。令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歿敵者，何以待之？朝廷倘以后能土人宜寬假，則他以名賜之爵，人莫敢援例。若詐冒而陞，臣實以爲以不可。宣德

劇忠肅公墊，掌兵部時，京師久雨，公竊憂以爲陰沴，兵



象遂上疏邊方弗靖。用兵禦寇。當預選將才。宜令公侯伯五府。并各營把總官。在外都布按三司。巡按御史。廣詢博訪。各舉所知。果有出奇料敵。堪裨贊機務者。各隨所長。具以名聞。脫有不效。連坐舉主。如此則將帥得人。兵政修舉矣。先是麓川用兵。公舉定西侯蔣貴爲將。以往。卒賴有功。歲已巳。虜酋也先入寇。警報日至。公又言。斥刺虜酋。自其父脫歡時。吞并阿虜台部落。益以强大。而西北一帶戎夷。被其驅脅。無不服從。惟兀良哈三衛不服也。先又親率人馬。分道掩殺。自茲北漢東西萬里。

無敢與抗。前歲也先嘗欲俟我邊將送彼使臣出境。乘間搶殺。又分遣人馬於甘肅寧夏諸鎮。約期入寇。仰賴皇上深燭其姦。豫勅嚴備。又命蔣貴等統率精兵。巡邊。卒破其謀。今率其醜類。遠離巢穴。沿邊窺探。烟火不絕。宜令各營練選軍馬。令智勇頭目管領。整飭器械。于虜使北旋之日。命將統領往宣大兩鎮。駐操。增我軍果敢之氣。消彼虜覬覦之心。又京師官軍。修城摘撥。土作逾歲。宜令養威蓄銳。遇警調用。則思患可預防矣。正統

少司馬吳公寧。初爲兵曹郎。以瓦刺也先勢漸猖獗。不



可不預爲之備。言於尚書鄺公，以湖廣南畿征進麓川。凱還官軍，撥充備運，以江東河南江北直隸漕運官軍。留京操練，一旦有警，易于調遣。鄺是其言行之。正統己巳，擢爲本部右侍郎，非虜突入紫荆關，命公出德勝門，會總兵官議方略，及還門閉弗啓，虜騎克斥于途，從者各驚散，公獨立雨中，區畫衛兵，及四來避寇，男婦移時乃入。是時畿內民庶朝夕相率南奔，弗可過，總戎欲請詔天下勤王，公不可，曰：如此則人心愈驚疑，莫若以官軍勝賊本末，移檄郡縣，出榜撫安，庶可再安。因具奏行。

之賊既遠遁，京師奠安。正統

全知府濶在兵部時，有言赤斤蒙古地產異物，可資軍用者，議欲取行之。公言：昔有小技顧誠者，因凍餒嘗獻其技，遣用于邊，主將失卹，誠亡命他處，使彼知此，以誨夷狄，貽患非細。奈何啓其端也。事遂寢。己巳春，公見北虜瓦剌勢熾，私謁公，謂曰：聞寇鄧茂七不足慮，可慮者瓦剌也。秋必入寇，宜預防之。是秋虜也先犯邊，車駕將親征，公白鄺公，曰：醜虜不足煩，聖躬公盍一言。鄺公愕然曰：事急矣，奈何。爾爲我白王家宰胡宗伯二。



公公言之遂率諸司聯章上陳不報未幾將臣失律  
駕留虜庭公卿相向而泣公白于公曰丈夫臨危授命  
正在今日當獎率忠義之士養銳詰兵堅壁清野以待  
使彼進不得攻退無所掠不數日當遁去矣于公拭淚  
謝之于是召募義勇數萬人以守虜見有備且無掠遁  
去正統

邠王卽位于忠肅公謙爲兵部尚書上言扈駕文武臣  
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旣歿亦不宜濫卹報許又  
奏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  
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蒐  
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等分  
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焉凡兵皆出營郭  
外母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母令失所  
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  
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  
者草諸厰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  
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公惜其才  
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



時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理者，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公慟哭言：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一動，則大事盡去。宋事可鑒，敢言南遷者，衆共誅之。自是羣心始定。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擁衆至城下。公及亨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及公出議和，索金帛萬萬計。廷議相顧不能決，問公云何。公曰：吾本兵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即出德勝門，閉門對壘，約戰。以上皇在虜中，未敢輒動。已諜知虜移。上皇西，我發大砲。

擊虜，虜歿砲下者數千計也。先大沮，衆請進擊。公曰：勝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寔多。况上皇在虜中，不得不慎。請大出。聖旨榜文，潛遺虜營中。諭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疑虜心，而所勅宣大勁騎援者，分道入虜，遂夜遁。論功，進少保。客有誦公功者，公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城下不盟，幸耳。大。同叅將許貴，乞與虜和。公請詰貴，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于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矣。公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



衛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屹然皆成重鎮俄謀報虜逼總兵朱謙于關子口襲石亨于雁門關羽書狎至公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勝我乃上方畧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公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遣使請奉上皇還京上勅公防護京城且議通使群臣顧望不能堅決

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公言于是以左都御史楊善往而上皇得返駕矣景泰

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會西南方用兵于忠肅公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事平遂奏留于彼而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旣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公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繇龍門關出



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公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楚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獍狴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公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勲臣小不中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景泰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于公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公相顧頰首而已景泰

洪亨皆老師宿猾而亨尤貪縱自快公事裁之洪歿而子俊桀驁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



虜公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後語塞後竟以不法爲公。紉論削亨。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公出之守大同。以是益恨公切骨。景泰

于公當已巳之變。誓歿殉國。揆其切要。莫重于掖留監國。斥阻南遷。燒散芻糧。閉關出敵。陞絕和議。決迂回鑿計。徙寓虜。不援虛報。八者皆當時樞機關鑿。一得失則廢興所係。少遲速則安危相倚。公動無牽制。處斷如流。用是坐却強胡。莫安社稷。景泰

虜大舉人犯。總兵楊洪石亨帥師出。張翼門迎其鋒。或謂衆寡不敵。謙等初立。飭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飭十餘騎自河南至。尋又七八騎自湖廣至。軍門下馬大呼曰。某處參將某人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參將昨日已整兵幾萬人。援報知。鎧仗易色。以疑其心。示衆也。虜以爲寔然。遂遁去。景泰

徐公琦掌南兵時。有上言往年分調官軍丁口之在南京者。宜悉送北京。朝廷欲行其策。公即會六部議曰。南京實國家根本。凡舉措不宜輕易。今所調官軍遺



下人口不下數萬。欲移之往北。其中安土重遷者多。人心一搖。恐事有不可測者。乃即與六部上其議。事遂沮。景泰

陸叅政容爲職方郎時。安南與占城。閔議征安南。中官汪直主其議。公奏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會兵書余子俊亦力言事遂寢。錦衣百戶韋瑛捕民十餘械至京。告變。公疑有詐。急白尚書。奏請詔法司讞瑛。果坐不實。誅。先時捕妖言者多陞爵。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

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有昌佐者。倚中貴求金。商賈衝叅將。公執不下。上召面諭。公對以西南夷重地。將非其人。啓釁生患。異時者臣不敢任其咎。事竟止。已而中貴復舉王欽。梁宏爲都督。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將必積功後授。彼何者。敢遽請。亂法擅命以私市。此而不懲。何以杜倖門。正威罰。上亦勉從之。海盜劉通肆橫。剽掠。操江都御史白昂議發京軍捕之。時公在職方。兵部尚書陳鉞以問公。公對曰。通水盜也。用京軍何爲必用之。則所過擾費。民將弗堪。誠如某計。則一衛官可平。



耳。昂不得請，乃與撫按諸臣議撫降之。

成化

王莊毅公竑為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眾難之。公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不以罪廢邪。」議遂定。

成化

程襄毅公信應詔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

大更張，緩急可憂。先是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為總制搜捕之。公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餉者加倍；自古禦戎來則拒之，去則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楊信請三萬人巡邊禦敵，公曰：「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蓋關陝連歲用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眾服。公言卒，與二萬人巡邊，罷搜套之議。

成化

程襄毅公信南京叅贊時，守備內臣或欲與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有司事非所預。」

成化



余肅敏公子俊掌兵部時巡邊大臣附巨璫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公謂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羈縻而已今其酋伏當伽罪狀未著遠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當別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爲便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未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時貴州守臣言播州苗賊爲患請調川湖兵五萬會勦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以爲言必有主之者與師五萬以三月計之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

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戴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上是之乃止成化

張懿簡公鵬掌兵部時京營團練軍士多爲將領私役公力陳其弊上即日命內外大臣并臺諫官簡閱遂嚴私擾之禁申訓練之條營伍肅然故事主將偏裨缺人必集廷臣各舉所知以待兵部請而用之年久寔廢或舉亦未盡公公請覈寔具名以聞否則有罰自是號稱得人遼東守臣以擒獲虜幼男女來獻者旣而悉分給中貴公懼將士肆貪殘以啓邊釁即奏止之大同官



軍失機公請治偏裨逗遛不進之罪及大臣之統馭失  
律者並械赴京處置一時軍法大振雲南木邦爲其屬  
孟密思柄侵侮思柄因請自立爲官司領屬脩職貢朝  
議已許之公言此夷未奉 旨尚爾恣橫况從其請使  
之得志乎宜降璽書以理論而抑之 上可其奏而人  
服其遠識 成化

王端毅公恕掌南兵時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  
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  
爲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 成化

都御史徐公源爲武選郎時洗心自誓權貴請囑戒門  
者一切勿通而籍其姓名若將行罰者囑賄遂絕時天  
下武功爵幾二十萬坐耗天下絕嗣者以踈遠襲公奏  
宗派許襲苟支者一切罷之大革冗濫舊例以罪去者  
落職公謂罪有輕重以笞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  
樂其寬 成化

馬端肅公文升掌兵部時念天下方困于兵會貴州都  
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公不可惟遣官勘處卒  
無他也虜小王子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



中貴人問計、公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請、密爲之備、而楊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而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公不許、第令謄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公力諍謂此先朝弊孔、賴上初窒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稔、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公復諍以

爲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散官、上皆爲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忠順王歿、主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歿、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公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公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乃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



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木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卑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公曰。余欲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善。公即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聞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斫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

衛兵所邀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于是公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

弘治

馬端肅公本兵時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上曰。



可弘治

彭少宰韶奏減京官皂隸柴薪價三分之二事下兵部議處馬端肅謂常祿所以養廉若遽減革恐不自給反啓貪汙之弊不果行弘治

北虜遣人齎番書進貢詞多悖慢馬公謂夷狄禽獸不足較但謹飭武備可也既而邊人奏與瓦剌相讐殺已空壁而去公謂虜多詐意在緩我期大舉耳即陳修攘十餘事率保無虞鎮守永平總兵官執進貢虜二十餘人誣爲犯邊者冀圖陞賞公廉得寔皆厚賚遣回虜感

恩稽首而去

弘治

陳郎中愷任武選時議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消之爲法使繼絕者不得以旁支犯奸盜褫職者不得襲公謂支庶繼絕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駭且後人罹法如前之功何哉於是白之馬公會較情法詳酌其中凡同宗出自立功者襲餘則否作奸褫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有武官子未及承襲犯強盜死其弟幼告優給於例犯強盜者子孫不得承襲公謂兄爲盜未授官弟固非爲盜者子孫不得授宜視其父職降一級馬



是其議奏行爲令弘治

南戶侍顧公珙爲庫部郎時京衛勾解多影射爲奸公於清勾冊內吊戶部月支冊查對積猾不敢弄手軍士有功陞職官原籍多解丁補伍公請行印綬監查黃是實將戶丁發回原籍當差軍免重役弘治

羅副使循署車駕時武皇帝好微行中官義子出入禁內公故虞其變每夜偵伺防守嚴門柝候鉦管立馬風雪中鬚冰結衣領上不敢懈後署武選弘治間有已革乳母官三百人援堊求復公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

爲內降非制各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恐

啓在門糜歲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指揮張某

等爲瑾爪牙公罷其管事瑾大怒切責尚書王敞敞請

曰幸無怒即更奏矣敞歸召公怒口汝乃禍我即濡筆

鹹奏公走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但示姓名足矣敞乃以

別楮書二十餘人投公公退召書史將別爲奏上是時

瑾氣焰傾中外稍違意即置之死公分必就逮其存初

奏與所書別楮冀自明也後四日瑾敗敞入部口囁嚅

向公索初奏上之以脫已且曰謝爾早見不令毀奏也



正德

劉忠宣公大夏掌兵部時陳兵政弊端十事一曰京軍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嘉納行之弘治

莊浪土帥睿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忠宣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弘治

上復謂忠宣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公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上又問兵餉何以常乏公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三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今必



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上復  
 諭公諸司言弊政詳矣。然未有及內府事者。公對曰。凡  
 係內府必須。皇上見定而自主之。無何特勅兵部  
 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弘治  
 忠定公文為南兵書時。屬歲稔米價騰涌。死者相枕  
 公移文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  
 命為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  
 罪。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

弘治  
 聖朝集覽

李侍郎昆在兵曹。虜酋小王子上書欲以六千人入貢。  
 詞涉悖慢。廷議紛紛莫定。公謂宜返其書。勅邊臣諭  
 令伏曲輪誠。然後議其人貢人數。本兵東山劉公主其  
 說而行之。一日吏檢庫中年久文卷。獲一匣。若貯金者。  
 湯無可藉。吏察以白公。笑而不答。乃會眾啓視之。有金  
 四百餘兩。即移付公帑。弘治  
 王公敞為本兵時。武功黃選簿在內府印綬監。凡除選  
 必入內查對。輒為所難。例納賂乃得如期對視。公請騰  
 副於部。以便選法。正德



何公鑑為本兵時劉六劉七等盜起州縣望風奔潰南  
 北不通人心洶洶公選將練兵劾將臣之不職者奏請  
 兵部侍郎陸完為總督起用劉瑾罷黜將官白玉等數  
 人奏行山東直隸選補軍餘機兵錄用民間武勇鄉村  
 鎮店結伍立柵互相揀援河南山西等處設兵守黃河  
 斷太行以防奔突京揀官軍俱留本處分守郡縣又於  
 漕運十二把總部下每船選精卒一人沿河住劄以防  
 運道商旅又請立大賞以消大患詔悉從所議由是  
 諸將奮勇追襲殲賊於通州之狼山殆盡正德

流賊犯江上南兵書劉公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  
 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恤軍士為急時李都督昂  
 自貴州罷鎮還南遣人要致之而委重焉李以未得朝  
 命辭公曰朝廷勅諭我輩有曰勅內開載不盡者  
 爾等從宜區畫此即朝命也亟取瓦屑坭竹木為營  
 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欲發官帑銀七千餘兩  
 犒軍諸公皆猶豫公曰某當獨任遂草奏行之防守有  
 備人心以安正德

南刑書劉公纓正德間為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



諸郡釋騷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隴民兵討洞蠻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籍為軍至今遺患於民國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

正德

黃簡肅公珂為兵侍時宸濠乞護衛公抗議再四謂奸萌不可長文移獨不署行

正德

都御史陸公釗主車駕時有二僧歸自烏思藏迎活佛來索舟公詢之二人曰果有童子方九歲能道未然事然亦無大靈異且道路艱阻決難再往公乃激之曰誠

如此言復命則善不爾吾當為轉奏汝坐欺罔罪事遂寢

正德

大理丞周公鳳鳴掌職方時于籌邊擇將夙夜究心纖悉皆手自記註上嘗命惠安伯提團營豐城侯協同視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請改勅下兵部議眾漫無可否公曰侯先伯者常分也若上所任使則自公以下皆不敢抗事遂定

正德

冢宰王公瓊在兵部時每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



絕某關隘防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功又曰諸凡未悉者  
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故邊帥易以成功正德

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  
眾笑為迂王公瓊慨然曰朝廷此等大柄不與此等人  
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竟覆議報可諸賊繇是悉平會  
福州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作亂公知江西寧藩必  
反召主事應典曰此小事不足煩守仁但假此便宜  
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為我做一題稿來看遂具  
題 勅公查處福州叛軍及給事徐之鸞等疏宸濠不

法事內閣楊廷和令兵部發兵觀變公曰此不可洩近  
給事孫懋建議選兵為江西備留中日久第如議行之  
廷和嘿然已而宸濠反南都告急公會眾於左順門曰  
監子素行不義今倉卒造亂不足為慮且吾久用王守  
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  
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大帥趨南都次請命  
南和伯方壽祥防江翊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  
次請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  
繇臨吉秦金率湖兵繇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



延光鎮浙叢蘭鎮儀真遏賊衝俞諫率淮兵翊南都且  
令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  
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已而守仁擒濠果  
如公策正德

武皇單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之平城近則土  
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晉溪公曰上偶出遠嚴兵如  
有讒人曰將據國也禍孽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  
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馬皆  
集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闢河間近保京師遠控

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又  
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爲駕  
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  
是年乘輿出邊踰年無虜警京邊按堵如常公之書也  
禮部廷議建儲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祖  
訓在衆嘿然大學士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  
乃罷議是時宸濠交賊臣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  
朝臣陰主焉賴梁公執議于內公議于外奸謀乃寢江  
彬許秦扈蹕回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秦上



勲進秩二級。公曰：左都督無級也。執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虜伯，泰安邊伯。凡軍功侯伯，錄兵部議乃勅。吏部非例也。故事，兵部論功，內閣據以擬勅。彬奏封。勅自內閣，兵部填紙尾。公第曰：如勅行，無溢辭。

正德

辛巳，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勢極兇赫。召九卿出覲，都下洶洶云：彬將屠九卿。行大事，眾皆凜凜。憚行，公曰：予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公反佩印往。蓋彬獨護蹕，乃可逞其謀。若本

兵扈蹕將士屬兵部，而公又係將士望。彬雖有謀，不得逞矣。

正德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聞。朝廷下兵部議。公呼賚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此何足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即當罷矣。賚本人回浙江，傳說此語。一時皆以為湖州江南重地，朝廷不肯處分，豈置之度外耶。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滅，本兵甚為失策。賊



人亦偵知此語恣意劫掠不設隄備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公卽請密敕許公討之且授以方畧許公卽命憲副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人方擄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卽時擒斬無一人得脫者爾時若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淹頓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

正德

家宰喬公宇在南兵部時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爲戰守具一時艸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

以死守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以防不虞濠預遣死士三百人潛入留都伏於鼓樓街攬頭某爲內應伺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瑯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攬頭一鞠而知之多執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賊計少沮而公早已嚴備江防賊至安慶爲守備楊銳所敗先是公視機務時知才畧可用署守安慶誠之曰安慶南京上游也密通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則遂來告賊至必先攻安慶汝死守之未幾賊變銳果成其用公之功于是爲大宸濠僞檄分



布留都諸臣不敢上聞公獨密遣官馳奏上得奏遂謀親征十二月上南狩至則叛逆已平遂受朝正於行在初有旨命百官以戎服朝見公獨以為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服率諸臣見時倖臣江彬欲謀不軌公以雅量鎮服其邪又倡九卿臺諫伏闕上疏勸回鑾輿以安定社稷為計九月上還京師正德

喬公參理留都機務宸濠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公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遊燕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謂公矯情鎮物有

養禱謝安之風正德

江彬一日晚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向督府遣人問喬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武宗自牛首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彬傳旨開門迎駕公堅閉不納是夜武皇宿于報恩寺彬每假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正德

武宗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



目録卷之十一  
彬懼懾止。茲事有老僧明壽言之甚詳。當時從駕數千人。僧房占滿。無措足地。僧明智遂露宿塔殿臺基上。夢中番身忽爾墮地。不覺大叫。驚動三軍。一夜傳呼不息。江彬紐鎖住持。及明智欲加以驚駕之罪。齊司馬乃權詞。山吼以竦動軍心。非但解釋僧罪。而江彬不軌之謀亦從。茲戢矣。正德

嘉靖初年。六部題覆事體有窒礙難行者。當相援正。如御史郭希愈言。今邊境有警。輒患無人。宜重兵部侍郎之選。必素歷邊方。才畧服衆者。令一人專講求邊方軍

務。一人專講求腹裏軍務。仍令自選屬官有智計者。爲之贊畫。有警。卽畀以提督之任。則職專而志定。可備緩急。吏部業覆從之。而是時王時中在兵部。上議以職掌所載。尚書侍郎統理一部之事。不當分限邊腹。以致乖隔。且屬有四司。則凡邊腹軍務。分在習理者。也不當專委一二人贊畫。又國家遣武臣總兵。文臣總制。臨時命廷臣會推。上請簡用。事平則將歸于班行。兵散于管衛。故將無久握之權。兵無不戢之患。茲欲以兩侍郎分領。亦非祖宗臨時遣將之深意。且預定左右侍郎將兵之



任。則諸撫鎮等官皆將覬望諉避。或悞事機。設侍郎一  
有事故。又將誰屬。此論老成持重。不曰吏部已覆而遂  
已之也。上卒從兵部議。嘉靖

李康惠公承勛尚書兵部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  
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  
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糜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  
敢誰何者。公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驥四衛者。詭  
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  
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

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  
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  
闡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  
曹吉祥也。上從公議。嘉靖

大風晝晦。上憂邊。詔問承勛。答曰。聖祖有訓。謹備  
胡戎。去歲冰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  
原爲急。甘肅仰河東餉。宜於蘭州及時糴貯。備河西灾  
窘。異時河西患土魯番。亦不刺。又深入。地益孤危。海賊  
套賊出入。並經莊浪。宜急繕塞守險。絕其臂肘。使勢相



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卹卽爲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或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今邊務可憂若此其要在兩端豐財用才而已。嘉靖

南兵侍王公積爲武庫郎時故所隸風馬船千餘艘以備上供物者分屬諸衛每一船敝輒責衛校士自補破產者相望長年二萬餘散攝諸郡縣吏因緣爲隱匿至者僅六千人船日以減耗公熟計利弊十餘事上之

部爲言於朝始以武庫餘羨水衡錢治船不以累衛校士而郡縣所隱匿長年悉出爲官用著爲令。嘉靖

劉文安公龍在南兵叅贊機務裁抑中貴武臣罷龍江

五關守把之中官稽橫海五衛欺隱之積課快船工料

直省率不時給公引清查蘆洲事例歲請勅印差官

經理得免匱乏錦衣衛沙洲湖塘之利乾沒不貲公亦

奏遣其屬偕督屯使者勾稽如法量以課人衛費餘

悉輸部備戰馬而罪其侵漁者以示警焉黃船軍役頗

多富室巧相隱匿不歸伍者千餘人所耗月糧歲且萬

五



石公編定船隻往返率以三月為限歸塢還營各有定期勞逸既均而積弊亦除矣江北飛熊等衛屯所地曠人稀鹽徒肆行抄掠公奏選三衛屯軍舍餘列營操備而以都指揮一人領之盜賊因而衰息嘉靖

冢宰唐文襄公龍任兵部時謂吏以文法繩邊將其跡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而柔佞乃幸全請宥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銅者量其才用之士聞咸奮嘉靖

掌憲王肅敏公廷相為兵侍時騰驥四衛勇士隸在中涓多竄市人名籍幾至三萬公佐本兵奉命清查留

五千餘人盡裁其濫禁旅肅然陞南兵部尚書革內外守備各監局科尅役占諸弊軍民如出泥塗中且請令守備內臣惟詰奸遏虐以靖都輦不得受民間訟牒侵法司權又以魏國守備年久宜如各處文武官推代時世廟雅意釐革所言輒聽嘉靖

吳副使達在武選時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籍籍浩繁闈人恣奸弊恐見察則多方誤我公入舉內令序坐內令久秘不傳闈人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闈恐達尚書所丐免誓不敢有他改南南守備



魏國公與兵部尚書爭道尚書不勝忿密問計公曰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公公聞之卽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國怒曰我拚一鐵券殺吳某如搏鼠耳同寮咸危之公不動車駕主驛傳舟車馬船頭陳某恃貲千公卿避役公不可走京師賂閹人以特旨免公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戶差遣以貧富爲籍衆爲語曰通朝廷易撼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衛水夫爲土循所把費數倍公請入直於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

兩便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

嘉靖

寇公天叙爲兵侍郎時大同軍叛疏滅賊之策畧言大同叛卒往年賊殺撫臣今又戕害主將稔惡怙終若不加誅奚彰國法但倡亂者有數餘皆協從朝廷不忍玉石俱焚已給黃榜曉諭傳聞逆軍不容張掛合無將黃榜事理刑印小帖不計數目射入城內使善惡自異互相擒斬賊勢自孤

嘉靖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



新印鄭端簡公曉時為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偽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郎中不以爲然嘉靖毛公伯溫掌兵部疾邊帥盜官餉浚軍士月糧賂貴要以規進取首檄五城訶其持賄入都者置諸法團營軍耗不及額時議召募補之公言京師募兵徒得賈豎遊民無益於用宜止召募而嚴簡閱又言兵不用命其弊

在法令大寬請自今有選過者都指揮以下巡撫得斬首以徇總帥則具狀以請至今論邊事者以公爲師嘉靖

聶貞襄公豹以兵侍協理戎政數與仇鸞議不合已而鸞請調宣大兵入衛意在弱二鎮以納虜公疏陳四慮謂宜固守宜大宜大安則京師安鸞益怒密伺公求中之不得乃已嘉靖

王襄毅公邦瑞當庚戌之變上以僉謀用公條安攘十二事營政肅然改觀會咸寧侯仇鸞者提邊兵入衛



虛聲矜喝以固功要寵因而主戎政勢張甚睚眦朝著  
問獨不便公鸞欲節制九邊總兵公不可鸞欲變易邊  
將公不可鸞欲罷築薊鎮邊垣公又不可鸞不能平人  
咸爲公危公曰鸞禍心且不測吾大臣自惜將如國計  
何因上書訟言攻之不旬月竟爲鸞所中去位公去鸞  
益橫未幾殛死 上乃思公言 詔復起公公有請罷  
中貴人監軍疏畧曰今國家所患者惟虜所甚患者惟  
卒弗振臣以爲二者皆非深患也深患惟在中貴人典  
兵耳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

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  
畧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  
謂其防壅蔽摠之以厲兵振威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團  
營兵出城擊胡而十一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  
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  
則乃中貴人所爲耳外語籍籍咸以爲有輸錢脫更之  
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陛下若不赫然以罷之則  
歲月旣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於闕下  
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



之命。供埽除之役耳。今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况于作蠹耶。臣聞久服之表。必敝。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嘉靖

楊公繼盛為兵曹郎時。虜方亟。大將軍仇鸞欲利啖之。以緩兵。議開馬市。而部議推公行。公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為三等。五。欲整兵為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

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公疏竟上。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而鸞有揭拈進。乃下會議。懾鸞者皆附和。許開市。而公遂逮獄。嘉靖

傳公鳳翔。自邊塞入總京營。上數以兵事問公。對曰。營兵四城分練。輪番出關。借助兵勢。使習見虜。庶可責戰。議者欲選真保。剗遼通州兵入京營會練。上問公。對曰。營兵誠弱。強之亦有道。請祛私役。自近始。軍法既一。訛言者服。上刑。則無不可用。畿兵去鄉無固志。且日費金千。內帑不給。非便宜。令隨地練。以待庶兩得之。



上嘉納貴州苗陷思南執守臣去。上怒欲逮總督張岳罪之。輔臣議協公徐奏臣聞岳在貴諸苗憚之。今苗入城舍財貨獨執守臣豈緣此陰中岳乎。貴遠徼代者曠時苗益得志。是中苗計也。上乃釋無何苗以守臣還不敢動。嘉靖

陶叅政大年爲兵曹時駕部職船馬政權船黃頭郎最重繇十年一踐更必問左富厚者充之。先是郎欲遠嫌怨一切委衛弁脫富役貧爭告紛然公自按籍覈資產而登下之踐更稱平留都故有買馬戶供三大營騎士

用兼隸兵垣及守備巨璫勲貴故事所市馬至必以次傳閱胥吏輩橫索錢不得則駁不中選所領軍人復籍口馬羸弱百計窘之公廉得狀爲奏記大司馬白罷兵垣守備閱視自駕部一驗肥瘠外卽給領騎文檄管操把摠同閱以杜軍人口歲省馬戶所費若干繕著爲令

嘉靖

項叅議篤壽任職方時遠帥方奮蹟而劄害其能虜入不拒或密縱焉勝則以拒堵爲名敗則以分地爲解公謂瑞昌距山海關密邇豈得諉於不聞設使虜一近關



以銳師遏其前，入而以偏將邀其後，豈不易有功而虜敢冒死自送哉？乃立互援議上之，使無得規避。

嘉靖

王僉事問在南兵曹，留都額設馬快船七百八十餘艘，歲役卒修造至四千餘人，謂之幫甲。幫甲費不貲，貧軍坐累，轉徙無告。公白尚書米公曰：「今縣官不惜數千人之命，而惜數千金乎？」出疏袖中，請官自出年例銀督造，議上報允。而軍累遂息。卒營地舊與齊民錯，豪勢盤據，且百餘年。公念法久必多巧匿，爲避罪計，乃具爲令，縱諸豪自出，白而佃之。官不奪其業，營地遂清。會有詔覈

武職緣濫，公按籍爲立決去，留權貴人請謁，縻弗行。北虜歲入盜邊，公預籍武健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貲故有餘。或請追之，公悉縱遣去，曰：「人則弗靳其死，而靳之餼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誰復至者，司餉者徵之。後果敗，中貴人某守備，留都嘗私抵公，乞餘軍供酒，埽實利其貲，公執不可，乃止。

嘉靖

南刑書李公遷爲兵曹郎，時駕司故積造冊，資巨萬，郎司出納者率以十之七，予衛衛復私十之二，僅半與役。卒公請於尚書張公會，司務及曹郎坐堂，皇上集役率



使吏權而名授之、又時時手校其所權者、以示警、卒皆  
懽服、張公下公法爲令、故事、諸衛貢餉、責之衛卒之僥  
有力者、官給其直、而中貴人監之、直盡入中貴人囊、而  
受資者、挫其產以償、而猶不給、公請毋令中貴人監、亦  
不以責衛卒、而官董之、尚書宋公如公請黜卒孫寧忤  
守備魏公、魏公列其侵盜、孝陵墾地爲市肆、居貨所  
株引且數十人、上怒、詔大司馬與御史大夫覈其  
事、大司馬以屬公、公偕御史行、履其所實、不犯、孝陵  
墾地、魏公盛氣加公、公與御史折之、出其上、魏公屈服

嘉靖

葛端肅公守禮爲兵曹郎時守山海關朝鮮使以故事  
致國王魏公以封疆臣無私交固謝却之海西夷人開  
出禁物及邊邑豪市馬皆禁止如今有緹騎倚微巡橫  
索關吏公移牒都官致之法自是關內外肅如矣嘉靖  
王叅政叔果在車駕時會世廟宿天莊皇帝從裕  
邸入大內矣是夕有欲倣正德末年設兵九門者公力  
爭之曰武宗時肅皇在楚大寶虛也乃陳兵以備  
今上已入內而何以此重駭士民爲乃報罷故大司



馬伍公以翦宸濠功任子錦衣千戶其子孫皆文學取科名至孫始請襲或以年久遠不許公曰所不宜許者功次不寔耳王新建之功非伍公孰為始孫謝之節非伍公孰為終此灼然在人耳目三公賞延于世何得不錄伍公大司馬如公議嘉靖

刑侍何公源在兵部時有旨內監三人典京營本兵郭公欲從之公草疏力諫止南京新立振武營軍悍不可制奏罷歸本衛隱患頓除隆慶  
吳尚書允為武選鄭時莊皇帝新即位巨璫例乞門

廢移牒紛籍至子蔭父或丐與他姓公持例多不與分別疏請司禮匿不上遣人請曹求易疏公怒收繫之欲以遮奏聞司禮懼謝是時公守法名喧廷中武爵訛濫吏率緣為奸公更置籍七百與內黃參質繇是銓序精允宿弊蕩然時虜入塞並掠盧龍太原京師戒嚴議徵宣大兵入衛公策曰永平完實虜飽且速去必不渡灤水而西明矣以愚計之及茲已遁遁而銳師邀其情可以大創今徵兵內向坐失機會寇去而守徒自勞憊請弛備無召邊兵後驛至虜果以議前一日出塞而督臣



以入援故。緩追賊。賊頓於寧武。無擊之者。盜曾一本嘯海上。閩師討之。以殲魁捷聞朝。論且行賞。公曰。海中起忽。賊魁真偽。未可辨也。請覈寔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凡邊功覈而賞。自公始也。隆慶

戴公才掌南兵時。巡鹽御史某奏改浦子口五衛。隸御史節制。公言南畿各衛。分列六管。以藩籬根本。統領則以內外守備。巡視則以科道。其來已久。一旦改隸御史。使堂堂六師。下同郡伍。非建制意也。事遂寢。萬曆

少司馬許公守遠。在駕部時。嘗謂江陵問及馬政。公慨

然條議。大約謂富戶養種馬。重負累。然不堪戰。徒毛色佳耳。不若收其值。可買三戰馬。又京營隊騎。喻萬匹。厚給芻苴。止取儆息。飽奸猾。問之若何衝陷。如燕人語。舟且豪貴。占恡者多。是皆可裁。因陳便宜四策。江陵深器焉。萬曆

殷郎中都。有耳。方時火落赤。癸難踪躡。蘭洮間虜王扯。力克引大兵而西。或云與火禽構時。中外最款市。久見小小蠢動。即欲盡罷款議。一大劄之。公獨謂此二虜者。之則合。緩之則解。第當分別順逆。謹羈絡而已。喜事



者蠡起梗其議卒之二虜果次第解如公言。萬曆

吳公文華掌南兵時留都天策衛卒以儲饗浥腐囂詢  
主者芻觀者以為不可問公徐召司庾諸役及首事囂  
卒令對狀而先數諸役曰卒寄命於食典守弗恪爾無  
所逃罪叱杖之卒匍伏謝公復數卒曰司庾者誠有罪  
爾曹胡不白之官而遽譴為軍令譁者死爾自圖之卒  
搏頰祈哀公曰姑薄懲若亦叱杖之徙戍他所卒謂公  
實寬我迺相戒勿復有所犯。萬曆

顧公章志副留樞代署篆會應詔陳言疏言留都馬快

船為上供所需歲編甲役之而所役十九皆環衛之  
戍猝遇差遣夕不留行已極疲瘁而或時時有所摧剝  
則傾帑以供不厭第棄伍走耳不則自盡歾以故戎籍  
日虛畿輔大困甚非所以廣釋思而固根本也夫力分  
則行之遠利聚則趨之衆今請如馬船例凡役於船俱  
用募以充而稍益其直尤須縮船額就之大約費可二  
萬五千金米三萬石今衛戍已願輸萬五千金國家  
不過更益金米之半佐之即不取役三老中貴人無所  
侵牟行伍如故根本不憂撥於大計便報可而公猶以



事關禁廷恐他日從中掣之成功易毀也則又謀之新  
尚書疏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四事大要在杜  
浮言急儲侍而委命于始事之臣共圖經久 上弁嘉  
納之而一時畱都四十八衛扞振之衆歡噪振地曰顧  
公實生我 萬曆

薛副使綸任武選時武選吏視武人子若居重貨非厚  
賂輒引他例鑄其級或遂除籍不叙公躬覈選簿鈞校  
功次有朝投牒夕受官去者又條上制虜安邊十數事  
其大者優胄弁以儲將才而罷入貲之例練土著以實

軍餉而息勾軍之優復屯鹽以充餉而紓召買之累繕  
城堡以固守而停不急之工言鑿鑿中窾大司馬奇之  
萬曆

管僉事志道爲南兵曹駕部故董貢艘衛卒苦積役僅  
餘皮骨公言於大司馬裁去三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  
資水夫工食之餘而四十衛之困稍稍甦矣江淮有一  
二悍卒讐千戶某流言本兵將以水卒充操練私軟血  
伺隙而起聞者殊恐公夷然不動叵測者輒自解散  
治其爲首者數人而已 萬曆



皇明臣畧纂卷之一  
終

